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 / 著

张秋红 / 译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 / 著

张秋红 / 译

简 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本书根据Librairie Larousse 1974年版译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简本)

[法]罗曼·罗兰 著

张秋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28,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0 册

ISBN7-5327-0507-2/I·223

定价,2.35元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要为我国广大青年读者以及有兴趣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众多读者提供一套普及性的、基础性的、入门性的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我们这套丛书，着重选择世界文学中在思想内容上和作品的艺术技巧上都极为优秀、故事含义丰富隽永、可读性强的作品；而在译文上则力求做到忠实、流畅、易懂，树立新的翻译文风。全套丛书暂定出版六十种，分辑出版，每辑十种，每种字数保持在十万字左右。对于字数过多的长篇小说，尽量根据外文版的简本翻译，集中最精采的情节，保持故事的完整，使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读完和领会这部作品，及早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本丛书，拟先推出包括十册的《法国文学专辑》。这一专辑中所收各书，都是根据法国拉罗斯出版社的原版简本翻译的。每本书正文后均有《附

录》，内容包括作者生平、作者主要作品的介绍、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另外还有各个时期文学评论家对这一作品的评论，这使读者除了得到艺术上的享受之外，还能丰富对世界文学和著名作家的知识，有利于读者将来进一步阅读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

目 次

《约翰·克利斯朵夫》(简本)	1
第一卷 黎明	1
第二卷 早晨	31
第三卷 少年	48
第四卷 反抗	72
第五卷 广场上的市集	105
第六卷 安托瓦内特	132
第七卷 家中	147
第八卷 女友们	169
第九卷 燃烧的荆棘丛	181
第十卷 新的一天	204
附录	229
罗曼·罗兰年表	231
罗曼·罗兰	234
《约翰·克利斯朵夫》简介	238

第 一 卷

黎 明

〔新 生 儿〕

大河的涛声从屋后传来。天一亮，雨就打起玻璃窗。一片水珠沿着那边角裂了缝的窗玻璃直往下淌。昏黄的夕照渐渐失去光辉。房间里又温和又暗淡。

新生的婴儿在摇篮里动个不停。老人进来时虽已脱下木屐撂在门口，但走起路来依然压得地板格格作响；孩子哼哼唧唧地哭起来了。母亲探身床前，弯下腰去哄他；祖父摸索着点起了灯，免得孩子夜里害怕。灯光照出老约翰·米歇尔那红扑扑的脸膛，那粗硬的白胡子，那愁容中往往潜伏着怒色的神情，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向摇篮边走来。他的大衣散发出一股受了潮的气味；他一边走一边拖着那双笨重的蓝布鞋。路易莎示意他不要走近。她头发黄得几乎发白，容颜消瘦，那张绵羊

般温和的脸上长着雀斑，两片苍白的厚嘴唇每每腼腆地笑得合不拢来；她深情地凝视着婴儿——那双碧眼十分迷茫，那眼珠虽是个挺小的圆点，却无限温柔。

孩子醒了，哭了起来。他模糊的目光显得局促不安。多么可怕呀！这黑暗，这突如其来的强烈的灯光，这刚脱离混沌的头脑中的幻觉，这环抱着他的令人窒息的蠢动的夜，这使敏锐的感觉、痛苦与幽灵象令人眼花缭乱的光束一般纷纷出现的无底的阴影：这一张张大得出奇的脸向他贴过来，这一双双眼睛直盯着他，目光射入他的内心深处，而他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儿！……他无力叫喊；恐惧使他呆着不动，睁着眼，张着嘴，只从喉咙底里喘着气儿。他那胖乎乎的脸皱起来，显出可怜而又可笑的怪相；他脸上和手上的褐色皮肤微微发紫，有几个暗黄的斑点……

“天啊！他多么难看！”老人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他走去把灯放在桌上。

路易莎象受到训斥的小姑娘似地撅起了嘴。约翰·米歇尔瞟了瞟她，笑了起来。

“你总不会要我对他说他好看吧？那么着你恐怕也信不过我。算了，这可怪不得你。小宝宝都象这个样儿。”

迎着灯光与老人的目光，孩子再也不因惊讶而发愣了。他哭了起来。也许他从母亲的眼神里感觉到一种鼓励他诉苦的亲热的表示。路易莎向他伸出双臂，说：

“把他给我吧。”

老人按照自己的习惯发起了议论：

“孩子哭的时候，千万别心软。得由他哭去。”

但他依然走了过来，抱起婴儿，埋怨了一句：

“我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小毛头。”

路易莎张开热乎乎的双手接住孩子，把他搂在怀里。她看他看得出了神，不禁露出惭愧而又陶醉的微笑：

“啊！我可怜的孩子，”她十分羞怯地说，“你多么难看呀，你多么难看呀，我却又多么喜欢你！”

约翰·米歇尔回到炉边，拨起火来，显出一副发怒的神气，但他庄严而阴郁的脸色中偏又掠过一丝微笑。

“好孩子啊，”他说。“算了，别苦恼了，他有的是时间去变呢。再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求他一件事，那就是做个正直的人。”

婴儿一接触到母亲温暖的身体就平静下来，只听见他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个劲儿地吃奶。约翰·米歇尔轻轻地躺到椅子上，夸张地又说了一句：

“没有什么比做个有教养的人更高尚的了。”

〔刚脱离混沌的小生命〕

岁月的长河缓缓流逝。白昼与黑夜宛如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涨潮与落潮一样起伏不已。一个个星期，一个月，去了又来了。无数日子仿佛同一个日子似地接踵而至。

啊，为光明与黑暗那均匀的节奏和安眠中的生命那生活的节奏所显示的沉默不语而又无穷无尽的日子！这安眠中的生命正从摇篮深处梦想着自己迫切的痛苦或欢乐的需要，这种需要如此有规律，以致引起这种需要的日与夜倒象由于这种需要才重又出现似的。

生活的摆始终在往复运动。这生命全神贯注于自己缓慢的脉搏。剩下的只是梦，一段段无定形的纷至沓来的梦，无数乱舞的微粒，一股匆匆而去却引起喜悦或恐怖的令人眩晕的旋风。只是喧哗，游移不定的幽灵，扮鬼脸似的面影，痛苦，恐惧，欢笑，幻想，憧憬……这一切都只是梦……——而在这混沌中，有向他微笑的和蔼的目光，有从母亲的身体内、从充满乳汁的乳房里涌入他的肉体的欢乐的激流，有积聚在他身上的尚未意识到的巨大的力量，有从这婴儿娇嫩的身体的狭小的牢房里发出吼声的沸腾的海洋。谁能洞察他的灵魂深处，

谁就会看见隐没于黑暗中的世界，看见组织起来的星云，看见正在形成的宇宙。他的生命是无限的。这生命就是一切……



一个月过去了……记忆的岛群开始出现在人生的长河中。起先只是些时隐时现的狭窄的小岛，只是些露出水面的悬岩。在它们周围，在破晓朦胧的天色中，依然荡漾着一片平静的微波。然后，渐渐看到一群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的新的小岛。

从灵魂的深渊每每浮现出几个异常清晰的印象。在永远以单调而有力的摆动重复着同一天的无穷尽的日子里，无数手携手循踪而来的日子纷呈不已；这无数日子，有些是笑颜常开，另一些却是愁容满面。但这链条的环节经常断，记忆往往越过一个个星期、一个月而连接起来……

大河……大钟……无论他想起多么久远的往事，——在遥远的过去，不管是他一生中的什么时候，——这又深沉又熟悉的涛声与钟声总在耳边回响……

夜间——当半睡半醒之际……一缕淡淡的白光透过玻璃窗……大河在哗哗作响。寂静中，强有力的涛声盖过了一切，笼罩着万物。时而，这涛

声轻轻掠过世间的睡乡，仿佛自己也就要随着流水的低吟而酣然入梦。时而，这涛声又象一头想吃人的发了疯的野兽似地暴跳如雷，怒吼狂噪。大叫大嚷平静下来了：这时就出现无限轻柔的私语，银铃的和鸣，铃铛的响声，群童永不沉睡的声音！这声音抚慰着这个婴儿，犹如无数岁月间从生到死抚慰过他以前的一代代人；这声音渗入他的思想，浸透他的梦幻，以变幻不定的和声围绕着他，就是到将来他长眠在座落于水边为莱茵河所环抱的小小的墓地上的时候，也依然笼罩着他……

钟声响了……黎明来了！又悲伤又有点儿忧愁又亲切又沉静的群钟发出回响，互相呼应。随着这群钟缓缓的乐声，涌起无数个梦，往日的幻想，追求，希望，对先辈的哀思，这孩子和先辈虽无一面之缘，但既然他继承了他们的血统，既然他再现了他们的形象，他就成了他们的化身。这乐声中颤动着世世代代的记忆。啊，那么多悲哀，那么多欢乐！……从房间深处听见这片钟声，他眼前好象飘过那荡漾于长空中的美妙的声波，飞过那自由的群鸟，吹过那温暖的微风。一角蓝天从窗外露出笑容。一道阳光穿过窗帘溜到他的床上。这孩子的目光所熟悉的小小的世界，每天早晨醒来时他从床上所瞥见的一切，他为了使自己成为主人而作出那么大努力开始认识并叫出名字的一

切，——他的王国亮起来了。

〔望弥撒。管风琴〕

〔约翰·克利斯朵夫长大了。现在他和音乐打起了交道。〕

他和祖父一起在教堂里。他感到厌倦。他感到局促不安。祖父不许他动，人们一起念着经，他听也听不懂，接着又一起静默下来。他们那一张张脸上都显得一本正经而又闷闷不乐。他怯生生地看着他们。坐在他旁边的邻居老太太莉娜装出一副凶相；有时他甚至连祖父都认不出来了。他真有点儿怕。后来他看惯了，就千方百计地消遣。他摇头摆脑，歪起脖子端详天花板，作怪相，拉祖父的衣服，观察椅子的草垫，使劲儿想拿手指戳个洞，听鸟叫，尽打呵欠。

突然间响起一阵瀑布般的声音：原来是管风琴的琴声。他全身打了个哆嗦。他回过头来，下巴靠在椅背上，显得非常文静。这乐声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也听不出这乐声中的含义：只觉得这乐声在发光，在盘旋，他怎么也辨不出来。不过这倒好。好象他一个小时来不再是坐在一所令人厌倦的陈旧的教堂里的一张叫他难受的椅子上。他悬了空，象只飞鸟；当这乐声的大河流贯整个教堂，

充满了拱顶，震荡着四壁的时候，他随着这大河浮沉，拍打着翅膀到处飞翔，只凭着乐声摆布。他感到自由，他感到幸福，天气如此晴朗……他终于昏昏入睡了。

祖父对他不满：他在望弥撒时不守规矩。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祖父与父亲〕

〔约翰·米歇尔·克拉夫特出生于安特卫普。年轻时，他来到莱茵河畔这座皇家小城定居，并在这里结了婚，长期指挥过宫廷乐队。这强健的佛来米人爱笑爱喝，有机会时又喜欢争吵。他终于信誉扫地，如今，七十开外了，几乎生活在贫困中。〕

约翰·米歇尔把自己的希望转到儿子身上；梅尔基奥尔起先也答应让父亲如愿以偿。他从儿时对音乐就有非凡的天赋。他一学就会，容易得出奇，作为小提琴手，他早就掌握了精湛的技巧，使他久已成为宫廷音乐会上的宠儿乃至偶像。钢琴和别的乐器，他也演奏得非常出色。他善于言辞，又长得一表人才，只是有点儿粗壮，——分明是在德国被视为古典美的那种仪容的典型：一张缺乏表情的大脸，富态而端正的相貌，髭曲的胡子；简直成了莱茵河畔的朱庇特。老约翰·米歇尔陶

醉在儿子的成就中；在演奏能手了不起的成功面前，他这从来没能干净利落地演奏任何一样乐器的父亲不禁欣喜若狂。要表达自己所想的一切，梅尔基奥尔的确不用担心。不幸的是他什么也不想：他甚至连想都不肯想。他安的偏偏是一个平庸的喜剧演员的心，只顾及自己音调的变化，却不管这种变化究竟表现什么，只怀着惶惶不安的虚荣心注意这种变化对听众的影响。

最奇怪的是，虽然他象约翰·米歇尔一样始终注重台风，虽然他战战兢兢地尊重社会习俗，但他身上总有种又颠动又意外又冒失的迹象，使人们纷纷议论克拉夫特父子都有点儿疯疯癫癫。这对他起先倒无伤大雅；好象连这种古怪的举止都成了他这公认的天才的标志；因为，一个没有才气的艺术家决不会有这种怪象，这在通情达理的人们中间是不言而喻的。但没过多久大家就注意到这类荒谬行动的特点：通常的根源在于酒。尼采说：巴克斯^①是音乐之神；梅尔基奥尔的天性竟和他不谋而合；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崇拜的对象却十分薄情：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他一向缺乏的创见，连他仅有的一点儿思想都害得他丧失殆尽。在他那从世俗看来愚不可及因而从亲友看来

① 巴克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不近情理的荒唐的婚事^①后，他越来越放纵自己了。他忽略了自己的演奏手法，——他那么相信自己的优势，以致不久就失去了这种优势。别的演奏能手突然涌现出来，继他之后受到公众的欢迎：这使他伤心；但他的失败并没有唤起他的力量，却使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和那帮酒肉朋友一起痛骂对手来进行报复。出于愚蠢的骄傲，他一心想继父亲之后担任乐队指挥：但受命的却是别人。他自以为遭到迫害，显出一副怀才不遇的神态。多亏老克拉夫特受到的尊敬，他才在乐队里保住了小提琴手的职位；但他渐渐失去在城里的几乎所有教职。虽然他的自尊心对这种打击最难忍受，但他的钱包却更加受不了。几年来，由于倒霉，家庭收入早已大大减少。在经历了一度真正的富足之后，拮据出现了，而且一天天地严重起来。梅尔基奥尔总不肯正视这个问题；他在穿着和娱乐上从未少花一分钱。

他并不是个坏人，而是个中不溜儿的人，或许更差劲些儿；意志薄弱，萎靡不振，没有精神力量，尽管如此，却依然自以为是个好父亲、好儿子、好

① 梅尔基奥尔和一个普通的女仆路易莎结了婚。她既不好看，又不爱打扮，既不令人愉快，又不聪明，和这个漂亮的小伙子一点儿也不配。但她有勇气，又有颗善良的心。由于家里缺钱，她时而给人家做厨娘。

丈夫、好男儿，假如只消一种容易心软的起码的善良，只消使他爱他的自己人犹如爱他自己的一部分的那种动物般的友爱就够了，他或许倒可能是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男儿。人们甚至不能说他非常自私：论起利己主义者来，他还不够格。他什么都算不上。这类什么都算不上的人在生活中是多么可怕呀！就象人们抛向空中的毫无活力的铅球一样，他们总往下掉，他们非得往下掉不可；在沉沦中，他们往往把所有的亲人一起拉下去。

〔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生

中最初的不公正的遭遇〕

〔有一天，这孩子到她母亲帮佣的那个有钱人家里去接她。人家叫他等一等，并把他带到花园里让他和东家那些嘲弄他的孩子在一起。〕

那两个突然对这穷孩子产生了儿童的那种冷酷无情而又毫无道理的反感的富家孩子因他的沉默而变得大胆起来，想找个有趣的办法来折磨他。那小姑娘特别起劲。她注意到克利斯朵夫由于衣服窄小跑起来有困难，就挖空心思出了个主意：叫他跳越障碍。他们叠起几张小长凳做成一道栅栏，催着克利斯朵夫跳过去。这不幸的孩子没敢说出他跳不起来的原因；他鼓足劲儿，冲了上去，